

怀念石塘那条小街

(上接12月7日第八版)

潘正文/文

小街的人有点儿特别，竟有名地会画画，当然最擅长的是画海、画渔船。光小街的一溜儿，就出了几个国字头的画家，如已故的海洋画家郭修琳，现今当红的章秋华、施徐华、郭大篷等。这也许与七八十年代渔业的兴盛有关，小康的人家多起来了，衣食既足，便想着风雅的玩意儿，当然这与一批批

的画家到石塘采风所带来的影响也不无关系。这儿有的是海的灵气，古朴的小街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源泉。他们都画着本地的风光，大海也好，渔船也好，石屋也好，甚至是人物、风俗，只要是与海有关的就画。直到现在，一提起石塘画家，人们总容易想起这种画来。

此外，下街头潺潺的小溪，看憧憧的人在窄窄的桥上往来着，也是最难忘的。小溪从狮子山上奔流直下，缘着山脚盘曲而来，小街有多长，小溪便有多长。快到街尾，却突然地拐了个弯，一头扎进了人烟稠密的街市。从水产商店

前，从大众饭店转角，从小镇唯一的医院门口缓缓流过。于是，不少民居便临溪而筑，开门揖水，或门前架一座小石桥，悠然地来回踱着。最玲珑的是桥上的青石阑干，那雕着花的长条柱子阑干，站在街尾，远远就能看见。就因这桥，便教人多了几分惬意。就因这桥，这便有了小桥流水，也有了溪畔人家。你走在街前，小溪的水也会跟着你慢慢地流着。如此的真会教你忘却身在何处？那些清澈的溪水，那些泠泠的水声，昼夜不歇地洗刷着小街的俗尘。

渔家姑娘从清朗的晨色里，从溶

溶的月光下走近小溪，街头巷尾便响起了一串串清脆的捣衣声来，别有一番诗情画意。到了农历初一、十五的大水潮，潮水带着余势，一波推着一波，从喇叭型的入海口涌了进来，溯溪而上，与溪水交汇在一块儿。漫步街头，海潮声声入耳，但见潮水一路激溅着，拍打着小街石砌的溪岸。站在街口，不见大海而见其波的景象历历可见。每当这时，便有一群孩童顺着小溪，喊着，闹着，追逐着。潮水退后那些来不及返回大海的小鱼小虾，便都滞留在一汪汪的小水潭

里，成了孩子们的篓中之物。这也算是小街人家少时的一大乐事了。

渐渐的，血色的夕阳坠向海面。当你立的那条花岗石的街路，经了那昏黄的余光，恬静温和得正如世纪初闺阁里的淑女，温情脉脉，踏着只觉越发朴实可爱了。小镇上，除了脚下这条小街外，再也没有别的街了。要是你回首望去，那弯弯曲曲的石块路，别有一种壮观和含蓄，使人顿生无限的眷恋和不舍，忍不住随着她那慢板的韵味，徐徐地流向那片蔚蓝色的海。

我怀念那条小街。

父亲的拥抱

周衍会/文

那年冬天，我上小学五年级，要去县城参加小学生数学竞赛。作为奖励，父亲答应给我买件羽绒服。

周末放学后，我想到明天就要进城了，心情特别激动。谁知回到家，却并没有见到羽绒服的影子。见到我，父亲讪讪地笑着，说：今天我有点事耽误了，你不是还有这件棉猴吗？明天先将就着穿吧。我的心一沉，看着身上的旧棉猴，生气地说：这种破烂，能穿出去吗？父亲尴尬地看着我，可能没想到我会顶撞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我却生起了闷

气，连晚饭也没吃，早早就睡下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终于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梦见自己穿着崭新的羽绒服走进考场。正在这时，父亲将我叫醒了，枕头边放着那件旧棉猴，我坐在被窝里，心里一片冰凉。

到县城要去五公里外的乡驻地坐公交车。我刚起来，母亲就将冒着热气的饺子端上了饭桌。在我们那儿，有“出门饺子进门面”的说法，外出时饺子预示着一切顺利。母亲早就起来了，说不定连觉也没睡安稳呢！一抬头，却看见了父亲布满阴云的脸，我刚刚压下去的怨气又上来了，只象征性地吃了两个饺子。临走时，母亲将棉猴拿过来要我穿上，我看都没看，赌气说：我不

冷。说完，径直走了出去。

虽然穿着厚夹克，里面还有毛衣，但一股寒风扑面而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我一路小跑着出了大门，怕母亲再追来让我穿棉猴。父亲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我想他肯定还在生气。我的心里也窝着一团火，满腹的委屈像那冷风一样，一阵阵袭来。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向乡汽车站赶，天黑乎乎的，头顶上有一轮弯弯的下弦月，几颗寥落的晨星缀在暗蓝的天幕上。父亲穿着棉大衣，高大的背影像一座山，我不由自主地往他身上靠了靠。远处，一两声隐约的鸡鸣狗吠声传来，天快亮了。

公共汽车停在乡政府门口的花坛边，我们赶到时，天光已大亮。向远处看，薄

雾弥漫着，近处的树木、建筑物、地面上，笼着一层白霜。坐了半个小时车，又没吃好，我又冷又饿，脚也冻麻了，下车时一个趔趄，幸亏父亲眼疾手快，扶了我一把。他摘下棉手套，用手捂住了我的脸，还是一言不发。接着，他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我的身上，他看着我，突然，轻轻抱了我一下。我有些猝不及防，大脑里顿时一片空白。父亲用右手在我的后背上轻拍了两下，然后将手伸进棉大衣的右侧口袋里。

我愣在了那里。长这么大，这还是父亲第一次拥抱我，虽然这个过程极其短暂，他也没有别的表示，却在刹那间让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当我醒过神来，父亲已经离开了，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

影，我的眼睛一片模糊。我将手伸进棉大衣右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5元纸币。

到了县城，我跟带队老师打了个招呼，到街头的一家油条铺，要了几根油条，一碗豆浆。吃完后，我裹紧父亲的棉大衣，站在静谧的小城街头，深吸了一口气，看到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天空升起，一股暖意慢慢涌满全身。

那次数学竞赛，我超水平发挥，获得了一等奖。父亲很高兴，过了没几天，他专门去了一趟县城，为我买回了我梦寐以求的羽绒服，又漂亮又暖和，我一直穿到初中毕业。

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羽绒服，能比父亲那个拥抱温暖。

追放：2022年1月1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孙晋平在野外考察时，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植物标本盒不慎丢失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附近的一条小溪中。该标本盒内装有约100种植物标本，价值不菲。

蚕豆	麦壳	晒
狗	小麦	
鸡们的躁动		
修伞		
啖菜刀的		

冬日写意
陈长

木棉花开（一百零七）

不惑/文

接着，木棉罗列了近年来宿舍管理上的成功之处。

这些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也是成熟的经验，要沿袭。木棉顿了顿，叶新挺担任南山苑男生宿舍主管，马建军负责接管宿舍主管事务，你俩务必好好跟着莫霖凯和王骁，多跟他们请教！

林岚和叶潇潇分别负责主管北山苑和北风苑女生宿舍。继而，木棉转向另两位女生，刘小娟，张婷，拜托你们多费心带带她们！

莫霖凯、王骁、刘小娟、张婷没想到木棉仅仅一个晚上跟队巡逻寝室，就能准确记住他们的名字，而且就从那么多大事中一下子挑出了叶新挺、马建

军、林岚和叶潇潇这四位能干的担任主管。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从宿舍制度、管理等方面提提建设性意见。当然，如果提不出有效建议，也可以谈一谈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一起讨论，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之后，木棉拉过两张椅子，和副部长张溪斌一起坐了下来，他们手上各自拿着一本本子和一支笔。

晚上8点55分，木棉把副部长手里的本子拿过来看了看，然后站起来说：我来总结一下吧。今天晚上副部长和我都做了记录，内容大致相同，可大概归纳为八个方面，到时候我们整理一下，一条一条去解决。大家的名字都会载入和州经贸学校学生会宿管部的管理者名册，所以，希望大家能将好的业绩留下来，不让后来者觉得我们什么事情也没

做过！

这时，木棉抬手看了看腕表，这个时间刚好晚上9点，我们一起出发，巡视寝室！

每一位主管和干事都拿好自己的工作记录册，走出学生会办公室。恰好，王家壮也带着安保人员经过，他们是辅助学生宿舍管理的。王科长与木棉互相点头，算是打招呼，他眼中隐藏不住赞许的神色。

晚上9点15分，马建军急急忙忙跑来找木棉，说南风苑男生宿舍1011寝室发生盗窃事件。现在王骁留在那里问话调查，其他干事正在继续各司其职。马建军说。

我和张溪斌马上赶去南风苑1011寝室，你去找王科长，让他马上带几个人过去！木棉话音未落，人已经在几米之外。

见木棉火速赶来，王骁用眼神打了个招呼，但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木棉过去看记录。

失窃地点：南风苑1011寝室。

发现失窃时间：1994年3月25日21：10。

准确失窃时间：未知。

失窃物品：一块手表和五百元现金。

失窃者：刘向东（商秘9202班）。

失窃者口述：

这里空白，估计还没开始问话。

王骁：什么时候把手表和现金放在寝室皮箱里的？

刘向东：今天傍晚洗澡之后，换衣服的时候忘记装回口袋了。

王骁：哪些人目击过？

刘向东思考了一下：当时，寝室里只有四个人：陆少冰、陈峰、李名茗和邵天华。

木棉一边听，一边细心观察寝室里每个人的动作和表情。

王骁一边问，一边扫视着这四个人：谁最后离开的？

邵天华迟疑地站了出来：我最后走的，但我没拿他东西！

见木棉盯着他看，邵天华又补充道：不信你们可以翻看我的皮箱，还有……还有口袋！

王晓转头看看木棉，木棉点了点头。

王晓：把皮箱打开！然后开始翻找，果然没有。邵天华也主动把自己的口袋里里外外翻了一遍。

王晓和木棉对视了一眼，似乎都在说：即便如此，也是不能排除嫌疑，因为聪明的盗贼是不会把东西藏在身边的。

（未完待续）

绝处逢生 第三十一章

江鑫荣/文

叶亦双爽朗地笑了几声，又调皮地说：吃住都解决了，不嫁了。

薛承见她心情不错，于是问：亦双，哥问你件事情呢。

什么事？叶亦双抬起头看他。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薛承轻声问。

打算？叶亦双不解地问：我有什么好打算的？

公司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们必须早作打算。薛承一脸认真地说。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公司是我的，没有什么好打算的。叶亦双打趣道，似笑非笑。

真是你的吗？薛承反问道，这句话冷不丁就打破了叶亦双仅有的幻想。

叶亦双沉默一会儿，尴尬地笑了笑，怎么不是啊，只是人多了点，比以

前热闹些而已，但毕竟我还是公司的总经理啊。

我说你的处境不是很好。薛承低语道。他捅破窗户纸，想让她面对现实。

薛哥，我还好，你不用担心我。叶亦双低声说，但声音已经显得毫无底气。

你我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早已把你当亲妹妹看待，你过得不好，我不能不管。薛承温情地说：我曾答应过你的父亲要照顾你，我必须做到。

这么多年来，多亏了有你照顾，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只有你对我不离不弃，这份情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叶亦双诚恳地说。

我们之间就不要再说这些客气的话了，这是我应该要肩负的责任。薛承认真地说。

叶亦双顿了顿，坦言道：其实，公司确实被叶潇掌控着，我现在根本插不上手。

我知道。薛承点点头。几年前，我失去了丽温这块立足

龃龉不合（下）

之地，还可以退到祁阳来。可现在，再失去祁阳的话，我该往哪里退呢？她无比失落地说：我已经退无可退，也不知道哪里还有我的容身之处。

我能理解。薛承眼神黯淡，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她。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叶亦双终究还是滴下眼泪，开始抽咽起来，爸爸临终前也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薛承赶紧递上纸巾，安慰道：事已至此，你要想开点。

叶亦双攥紧纸巾，喃喃说：我该怎么办？

薛承思考了片刻才说：我这里有个办法。

叶亦双赶忙抬起头问：什么办法？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我和你都已经无法在公司立足，特别是我，叶潇首先会拿我开刀，他对我除之而后快。薛承说道。

薛承劝道：你这又是何苦呢？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活活困死？

薛承紧接着说：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急流勇退，趁早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抗衡做准备。

叶亦双困惑地看看他，问道：薛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薛承露出一丝愧疚的神色，顿了顿，才和盘托出，我们摆脱当前困境唯一的方法，就是脱离宏远集团，出去成立自己的公司，然后借助外来力量，韬光养晦，这样才能夺回我们失去的东西。

创立公司！叶亦双脱口而出，一脸的惊讶。

薛承朝她点点头，一脸笃定地说：假如我们继续在公司待着，那绝对死路一条。

不！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叶亦双难过地说：这家公司是我的心血，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希望，我不会放手，就算我做不了主，我也要留在公司与叶潇死抗到底。

薛承劝道：你这又是何苦呢？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活活困死？

我不甘心！她愤恨地说：就算我得不到，我也不会让叶潇得之安宁。

曲线挽救公司，未必不是个办法！你还是考虑一下吧。薛承说。

薛哥！你要走，我不怪你。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再也不是你能左右得了的，但我会继续留在公司里，直到我走到生命的尽头为止。叶亦双突然十分平静地说。

薛承内心倏然而栗，他很担心她，但对她的执拗又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手里还握着祁阳的资源，重新建立公司，无非就是换了个名字而已，其余的一切，不都是照常进行吗？

叶亦双冷冷地说：薛哥！我的主意已定！请不要再讲了。

薛承见她态度坚决，无可奈何，只好先暂时缓和气氛，要不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叶亦双默默地低下头，不再回答。两人因为意见不统一，突然间便陷入困顿之中。

（未完待续）